

## 猫 性



毛定之

人有人性,猫有猫性。家里四只猫各有特点。第一只是布偶猫,名雪糕,雌性,三年前来到家里。刚来时六个月大,不到一尺长,浑身雪白,浅蓝色的眼睛大而圆,走路姿势优雅,十分温顺可爱。胆特小,趴在猫架上两天不下来。雪糕天生就是令人怜爱相,家人都喜欢它,它挺高冷,颇有几分恃宠而骄。白天,它大多藏在靠墙角的茶几下面,有时出来溜一圈,四处嗅嗅,不一会又躲到角落去了。白天悄无声息,晚上九点左右雪糕会准时从角落里爬出来,知道快有鸡肉粒粒吃了。这时的雪糕似乎毫不设防,在人面前手舞足蹈,左右翻滚露肚皮。这个时候,人会有种被亲近被抚慰被信任的感觉,温馨、宁静而美好。如果用个字来概括,雪糕的特点就是“躲”。第二只也是布偶猫,名Milky,雄性,出生6年多了,Milky体形大,比雪糕块头大得多,鼻子嘴巴眼睛周围是棕黑色的毛,下巴以下至颈上有大大一圈浅黄色的毛,好像一条蓬松的“围脖”。Milky是典型的懒猫,笨头笨脑,大多数时间都趴着睡,睡得挺沉。睡醒后就黏人,如果我坐在木椅上,它总是不慌不忙过来轻轻蹭一下,然后趴在旁边;如果坐在长沙发上,它会走过来先哼叽两声,然后噌地一下跳上沙发,舔我的大腿、手臂,然后横跨过我的双腿趴在上面待一会。它是只与世无争的猫,每天懒洋洋的,随时倒地就睡,饿了一般也不会跟着屁股后面叫。晚上给零食的时候,给了就吃,没给就立在一边看着,非常之淡定。倘若用一个字来说Milky,那就是“睡”。第三只是黑白相间的美国土猫,国内叫奶牛猫,名大毛,雌性,出生九年多了,体形比雪糕大比Milky小。大毛长得结实,充满力量感。原来家里只有三只猫时,大毛是头猫,猫食它第一个吃,雪糕、Milky都畏它几分,Milky每天都要舔它的头示好。可能大毛觉得主人对雪糕太好,所以横竖看雪糕不顺眼,总是欺负它。几只猫中,大毛的坐相最标致!它坐着的时候,两条前腿紧合、伸得笔直着地,后腿紧护着前腿,昂着头,很吸眼球。大毛不同寻常之处是:常常以它标致的坐姿在房间的任何一角落,无声地观察着室内的一举一动。有时我在忙活,心想,大毛是不是在盯着我呢,一回头,果不其然,它真是就静静地坐在那注视着我。家人都说大毛的眼睛像人眼,它看人的时候,是深深地凝视,抑或在期盼抑或在探寻什么。要想一个字来描述,大毛之特性就是“看”。在电视里看老虎狮子,马上会联想到虎头,家里第四只猫就是虎头,这是只猫因猫,雌性,一岁多。体型比其他三只都大,身长两尺多,立起来有一米高。雄壮魁梧,肌肉发达,胸部宽阔。金黄色的大眼,目光灼人。鼻子中长,形似狮子鼻,有狮王威风凛凛的派头。别看虎头虎脑,它可是一只性情温顺的猫,不会攻击其他猫,也不会挠人。但凡投食,它都第一个上去吃,没有商量没有争斗,没欺负过谁也没怕过谁,虽来得最晚,可顺理成章成了“老大”,大毛老老实实成了“老二”。

白天,除了睡觉,虎头的主要精力是找吃的,好像总是饥肠辘辘,总吃不饱似的,猫食盆边老是它低头在咪咪咪吃东西。只要厨房一开门,就大摇大摆走进来这里嗅嗅那里瞧瞧,然后趴在墙边等吃的,有时赶都赶不走。主人上餐桌,它就蹲在身边,眼巴巴地仰头看着主人,鼻翼翕动着,等着主人施舍点吃的。若用一字给虎头定性,乃“吃”也。猫性也显人性,大毛年龄大了深沉世故,它吃雪糕的醋,人在时一般不直接挠雪糕,深夜人都休息后大毛修理雪糕是大概率事件——早上起来,地上经常可见雪糕似丝似棉的白毛。随着年龄渐长,雪糕也没有以前那么怵大毛了,它懂得“猫”仗人势,人在时敢于对着大毛“扑咪——扑咪——”主动发声。虎头有体型优势,占了“头把交椅”,但大毛余威尚在,它仍忌惮大毛三分,除第一个吃猫食外也不敢欺大毛太甚。这四只猫,外观形体性格均各有特点,偶有撩斗,但没有你死我活,大体相安无事。它们对投猫食的主人尤其“恭顺尊敬”!它们知道好坏,打心里明白谁对它好。人都这么明白吗!

从长沙出发,四个多小时后,我们乘坐的车子便到达了莽山脚下。正要上山时,车子突然离开大道,拐上了一条小路。陪同的朋友告诉我们,这山下有一个古村,值得带大家去看看。很快,我们的车子就在一块平地上停下了。大家走下车来,只见不远处,一幢幢古香古色、青砖黛瓦的房屋密密麻麻地出现在眼前。村舍之多,村庄之大,俨然像一座城。细细观察,村庄后面的那座山,树木青翠,气势恢宏。有如此雄伟的山立在后面,这个村庄更显气派。而村前,有两口水面很宽的水塘。水塘上一团团荷叶浮动,眼下正是荷叶开花的季节。每团荷叶丛里,开出无数朵,黄色的、紫色的花儿来,惹人眼目。有如此秀美的水塘相伴,村庄越发靓丽。我们踏着一条整洁的村道,走到村口一幢古朴的建筑前,这是陈氏宗祠。宗祠神龛上,供奉着两尊泥塑,主人介绍说,这是这个村庄的开宗太祖、太婆。到这里建村筑寨的,是明代一个千户官职的陈姓人士。明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千户陈闻中奉旨率子弟兵从茶陵卫赴芭篱堡清剿西、莽二山强寇。因剿寇有功,被朝廷加封为“建威将军”。平寇后,他就落户此地垦田而居。最早修建了“雍睦堂”。这位“建威将军”将自己杰出的军事才能,巧妙地运用到了建村筑寨上。整个村庄,俨似军营。结构精巧、紧凑,数十条青石板铺就的小巷,把两百多幢明清时期修建的民居,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一幢幢房屋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成一团。防盗防匪,考虑周全。村巷十横六纵,整齐有序。村内建有碉堡五座,围墙数千

## 古村新貌

谭谈

米,碉堡、巷道、民居,都设有瞭望孔、射击口、栅门。两百多幢建筑,均为砖木结构,青砖黛瓦,多天井、抱厅屋。几乎每幢房屋的门楣、厅堂、天井处,都嵌刻有匾、联、诗、格言。文化气息浓郁。自陈闻中在此开枝散叶以来,这两百多幢房屋里,居住着陈氏近三千后人。穿行在明清时期修建的一条条青石板村巷里,仿佛是行走在历史的通道中。六百多年来,这个家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相拥在一起,没有分散。靠的就是这个家族的“忠厚传家,乐善好施”的“乐善”家风和尚武、重文、崇德、勤耕的家族传统。它像一个无形的箍,把一代一代的陈氏后人紧紧地箍在一起。这就是这个家族六百年来形成的家族文化。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自然也是一个家族的灵魂。每年祭祖的时候,全村人都自觉地聚集到陈氏宗祠,在外地工作的陈家子孙,也会赶回村里来,拜祭祖先,温习家训。游走一条条青石板铺就的村巷里,细细察看一幢幢历尽岁月风霜的古屋,门楣上的匾额,屋檐上的石雕篆刻,无不在诉说这个村庄厚重的历史,无不在彰显这个家族的文化。不时见到一些房屋大门上,挂有某某某故居的牌牌。也许这些人,在华夏五千年悠悠历史里,在中华这个泱泱大国中,不一定有很高的地位,不一定有很大的声望。然而,对于陈家,他们是为家族争了荣光的。他们是陈家后人们的榜样!一代一代陈家人都不能忘记他们。这也是陈氏家族的一种文化,一种传统。村巷窄小幽深,无论哪条巷子里,都有一条水沟。水沟里流动着鲜活清冽的山泉水。有这样的泉水流动,整个村庄就有了灵气。看到水沟里泉水流动,这一刻,我



宜章县芭篱镇腊元村,水天相映,美不胜收。

邓桂荣是我仁兄和邵阳老乡,有着传奇经历的退休中学教师。他与“阎老能”堪称文武“二星”。

吕高安

鬼使神差,八竿子都打不着的两个人,有时“倏”地被你拴到一根绳上。比如邓桂荣与“阎老能”,竟结伴游荡于我昨夜一夜清梦中。“阎老能”,本名阎振合,全网“最美儿媳”蓓蕾的公公。近年来,他以八字碎步,憨直犯犟,海吹神“能”,70多岁成为网络红人。直接打脸张爱玲所谓“出名要趁早”。邓桂荣呢,是我仁兄和邵阳老乡,有着传奇经历的退休中学教师。他与“阎老能”堪称文武“二星”。素描“二星”传奇经历,促使邓桂荣弃理转文。自2003年出版《寻找天堂》起,以沉迷出书、倔强出书、多次出书、出多本书、出书不止而闻名。其《真理求索历程》有A版B版,A卷B卷,详编精编,不同书号等。而阎老能一口河南腔,个子、文化不高,却心气高高。他在家务农多年,改革开放后可能进县城做点小生意。以浓眉大眼、有棱有角的表现,阎老能年轻时应该有点“能”。“咚咚锵”“咚咚锵”,其滑稽的碎步间,透出阎老能当年的风风火火。如今眼睛一瞪,脸色一沉,仿佛面如黑炭、凛不可侵的“门神”尉迟恭。比尉迟恭神气的,是阎老能那“指点江山”,海吹神“能”的作风,且一直严肃认真地往上冲。阎老能在吗?“我在,在的很!”阎老能什么文凭?“清华大学!”阎老能有钱吗?“我随随便便拿出几十几百亿!”阎老能是否打鬼子?“鬼子看到我都怕……”与家人对话,阎老能每天上演“活话剧”。“能”,源自阎老能30年前,遭受车祸后患阿尔

## 大山脚下那个村

仿佛又回到了旅居的云南大理的白族村寨。那里,也是家家户户门前清溪流啊!老屋,小巷,匾额,木雕,石刻,巧妙地组合成一座古村。它们历经六百多年风雨,居然仍然如此完好。让我们对精心守护世代祖物的一代一代陈家人表达敬意!古村里,有好几个陈家祖辈留下来的特色食品制作的场所。摆放着陈家老辈人用过的老物件。看到这些已经远逝了的往日农村常用的生活、生产用具,勾起来村的年轻游者的好奇,也勾起进村的年老的游者无限的乡愁。在一条小巷里,我们看到有人在制作一种食品。据说那是当年陈闻中率兵来此剿匪时在行军途中制作给士兵充饥的干粮:墨碗饼,形似一个盛汤的碗。是一种用糯米粉、花生粉加少许红糖拌匀炒香蒸熟,最后放在一个梨木印模拓压成饼的小食品。热情的主人递给我一块。我放进嘴里一尝,真还别有一种味道。我的心不由猛地一动,这是他们的老祖宗留下来的味道啊!此刻,我仿佛在品尝陈家六百年前的味道……陈家先辈用智慧建造了这个风格独特的村庄,陈家后人尽心血守护祖辈留下的家园,使它历经六百年风雨仍然完好。陈家人世世代代的这种付出,如今有了可喜的回报。在当下国家振兴乡村建设、开发乡村旅游中,它带着夺目的光彩,走入人们的视野,它被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评为中国传统村落,成为一个AAA级旅游风景区。每天,村中的小巷中,老屋的厅堂里,游人如织。这是一个大村。这个大村在一座大山下。这是一座小城。这座小城拥有两百多座明清古建筑。这个村,这座城,就是宜章的腊元古村。



邓桂荣是我仁兄和邵阳老乡,有着传奇经历的退休中学教师。他与“阎老能”堪称文武“二星”。

## 邓桂荣与“阎老能”

茨海默症(老年痴呆)。患病后,一家人对老爷子不嫌弃,千方百计孝敬尊敬、保护宽容他,尤其是其儿媳蓓蕾,对公公很有孝心。其日常生活被拍成视频挂在抖音上,吸粉数百万,既温暖网络,又尽显风趣幽默,有敬老教育之效。你说阎老能“能”不能。而邓桂荣之“能”,因40多年前的一场生死恋。1977年恢复高考,十八九岁邓桂荣,首揭家乡一带的榜单。其天赋异禀,过目成诵,成名成家似乎也指日可待。加持根正苗红、高挑帅气,邓不招蜂引蝶都难。可是,他偏偏爱上女同学L,二者眉目传情,触电如火。但依当时观念,L家庭成分不好,邓家坚决反对。邓斗不过传统势力,但又深爱着L,日思夜想而不得,彻夜失眠,神情恍惚。终致精神错乱,深夜出走野外,差点以身殉情。然后是休学留级,从天之骄子神坛上狠狠摔下来。好在老天有眼,邓后来基本康复,大学毕业在家乡中学教化学。病后,他深深思索社会与人生,并爱上阅读和写作。

“情痴”邓桂荣

邓与我是数里同乡,在大学同校一年,同样直爽坦诚,更因文学之缘,自然亲密无间。大学李子园里无李子,有无数罗曼蒂克。晚餐后相伴散步,我俩雷雨打不脱,文学的、乡愁的、青春理想的,无所不谈。

邓大我几岁,毫无违和感。我的中文系课本,读后还本移交给她,让他紧跟着,在文学天地里,与屈原、李白、曹雪芹、鲁迅、托尔斯泰、普希金、泰戈尔等“打得火热”。从此,邓更加青春焕发,更富有悲悯情怀,更激起对国家民族、

对传统文化的爱。

邓学以致用,文思敏捷,常常面朝资江,春暖花开。宇宙运动,世间万物,他常有思考、挖掘、剖析,均会吟诗作赋,语出褒贬。他《浅论迷信与科学》,回答《人类能够征服自然吗》《从宇宙之大看人类之微》,探讨《何处是天堂》,对《宗教的批判》,试图建立《政治与宗教的统一构想》,相信《马克思主义永远也不会过时》,并且对《中国当代反腐构想》进行摸索……他点燃导火索,丢进自己那化学脑袋中,生发出唯心、唯物之外的“第三世界”——二元中和宇宙观。其《试论二元中和及其信仰》(新华网网2014·2·19)指出精神的本质,二元中和的属性,二元中和的发展趋势,颇具探索意义。情在诗文读写之中,也饱含在与亲人友人、乡亲邻居、师生同学的交往之中。凡与之深度交集者,邓桂荣均给予极大关注、回味和反思,且有诗文奉献、真挚表达。浓墨重彩的有邓平良、姜远峰、卢卫中、周爱球、张汉民、吕纪生、吴景峰、王立中、杨庆堂、阳启生、曾剑鹏等,还有我。2014年8月24日,邓作诗《又梦高安友》:“现实中的铁哥们,梦境里的常见客。莫道身有千山隔,电话QQ把心连。劝君别为俗事累,潇洒地球走一回”。我离开邵阳后,与邓深度交流减少。清明,我携妻儿回乡,彼此见一面,也是言语寥寥,我生怕不慎刺伤他。我把要向 he 倾诉的紧紧包裹起来,他当然不会理解尘俗中的我。对不起,我的仁兄!我今生难忘与你度过的燃情岁月,难忘你首月工资资助我!其实,你无数次跳进我梦不愿离去,我再也未遇如你真挚重情之人!

汉诗新韵

### 方寸之间(外二首)

春歌

午后,冬日的阳光如一层薄薄的棉絮  
松软,柔和,温暖  
足以孵化一个缠绵的梦  
偶尔,有几片金黄的树叶  
或一些零碎的鸟鸣,从树梢跌落  
闹市里的梦境顿时悠远辽阔  
从喧哗中寻找宁静,总在方寸之间  
惬意的时光必定短暂  
那些短暂的细节却让人回味无穷

卡座

我喜欢寻一处临窗的卡座  
以喝茶的名义,让心静下来  
先仔细梳理自己  
再重新打量窗外的花花世界  
以及花花世界里熙熙攘攘的人流  
那一刻,夕阳柔顺,时光澄净如水  
相约黄昏之后的人,款款而来  
我们相视而笑,相对而坐  
一起举杯时,看见一片红叶飘落在窗台上  
再看窗外,那枝光秃秃的枫桎上  
依偎着两只晚归的麻雀

江畔

在江畔,看对面炫彩的灯光竞相走秀  
以各种图案与创意,演绎这座城市的繁华  
再回头,此岸与彼岸别无二致  
只是一条湘江平分了满城夜色  
我因此放弃了驶向彼岸的欲望  
宁愿在此岸的灯影里,另辟蹊径  
找一处安宁,与自己的另一个身影合二为一  
枕着晚风夜浪的轻吟浅唱,酣然入睡



邓加亮 摄

请呵护“纯真”

老婆是人家的好,文章是自己的好。多年前,长沙书法两君,碰巧同桌吃饭。席间谈起书法,两人各吹其好,争着争着,竟然厮打起来。几十年几百篇诗文,都是“亲骨肉”,邓日思夜想付之出版,让大伙认可他。但是若非出版社看中,买书号、设计印刷、发行等,何其难。邓无钱无权无平台,一个月几千工资被妻掌管。邓妻是贤惠实在人,然而在出书上,夫妻忌尿不到一壶。怎么办?邓只好抡着仿如少女般薄的脸皮,四处借钱。未开口,先诺还钱计划。可是应者寥寥。这年岁大家都不容易。再说,这次出版了,过一两年又要出,何时是个尽头。书出不来,邓像是热锅上的蚂蚁。毕竟义士在也。如深圳名律师曾剑鹏,一次就出手两万余元。书一出版,邓捧起来贪婪吸香,仿佛百战归来将军,抚摸着战利品。于是不厌其烦地送书,也不考虑别人会不会看。他还常常微信交流,“检视”你看过其书没有。这些人每每好评鼓励。曾剑鹏评说,“邓文立意高远,朴实真诚,让我闻到哲学的味道,触摸真理的王国”。邓对此格外珍视,不管你是真心还是敷衍。他与外界接触交流少,对世事人情“半梦半醒”。这与阎老能绝配。阎的病态,醒糊不定,常常“语惊四座”。他俩一些思维惯性、是非标准、价值观念,还是“老王牌”。阎老能时而赞颂几句“伟光正”,调几句标准俄语,唱起五六十年前的《打靶归来》竟然一字不错。酒醉心里明,癫子打仇人。他俩总体是正直善良和真诚的,或者用“纯真”更为恰当。也许,应该庆幸他俩,少了许多世故世俗的元素,没有尔虞我诈、追名逐利、阴谋诡计。可贵的“纯真”。